

母親的故事

安徒生童話選集

平明出版社

安徒生童話選集

母親的故事

葉君健譯

新譯文叢刊

新譯文叢刊

書號 214

母親的故事

定價 ¥ 4.900

著者 [丹麥] 安徒生
譯者 葉君健
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印刷者 奎記印刷所
(上海新聞路920弄26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開本：762×1067 1/32

印張：5 5/16

字數：79,000

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14001—19000

原書名 H. C. Andersen's Eventyr; Hans Andersen's
Fairy Tales

原著者 [丹麥] Hans Chrislian Andersen

原出版者 Gyldendalske Boghandel, Kobenhav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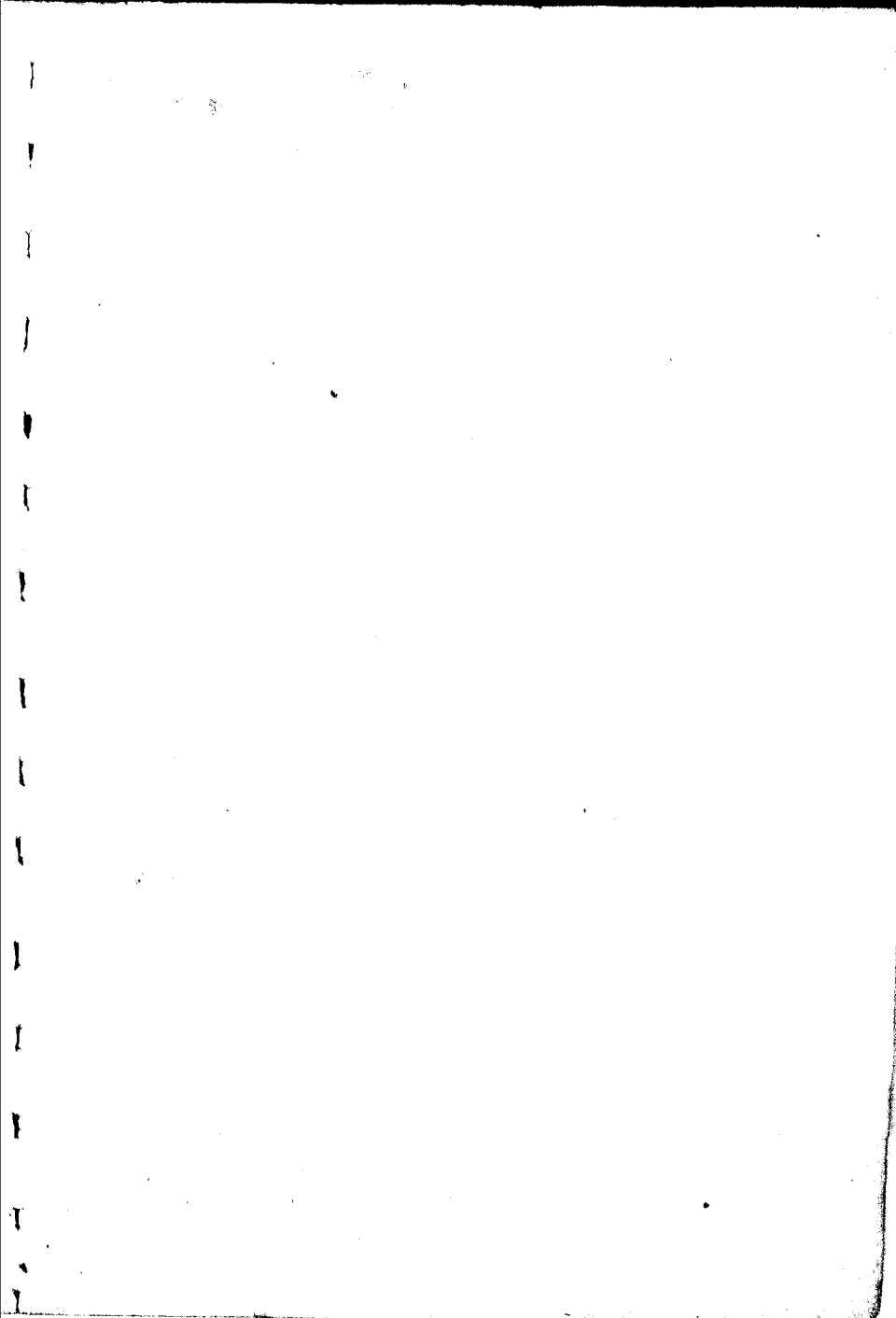
這集子裏的十九篇童話，代表作者在中年期對於人生各方面的體會：如『影子』是對當時階級社會的一篇尖銳的諷刺；『賣火柴的女孩』很沉鬱地寫出窮人孩子的命運；『母親的故事』把苦難的母親對她天真的兒女們的無條件的愛，刻繪成一幅極深刻、使人永遠不能忘記的圖畫；『牧羊女和搖籃曲的人』，像一曲交響樂一樣，歌誦着我們天真的青春，並且使我們對於人生作無限美麗的想像。

目 錄

紅鞋·····	三
跳高比賽·····	四
牧羊女和掃煙囪的人·····	七
丹麥人荷爾格·····	九
賣火柴的女孩·····	九
獄中片刻·····	三
窗前·····	三
老路燈·····	三
鄰居們·····	六
一場夢·····	六

影子·····	六
一本不說話的書·····	一七
老房子·····	二二
一滴水·····	三五
幸福的家庭·····	三九
襯衫領子·····	四五
亞麻·····	四〇
鳳凰·····	四八
母親的故事·····	五二

母親的故事



紅 鞋

從前有一個小女孩——一個很可愛、漂亮的小女孩。不過在夏天的時候，她得打着一雙赤腳走路，因為她很貧窮。在冬天她拖着一雙很沉重的木鞋，弄得她的腳背都紅了，全部紅了。

有一個年老鞋匠的女人住在這村子的正中；她坐着用一些舊布片，盡她最大的力量縫出了一雙小鞋。這雙鞋看起來相當笨，但她縫它們的用意很好，因為它們是要被送給那個小女孩的。這個小女孩的名字叫做珈倫。

在她媽媽入葬的那天，她得到了這雙紅鞋，同時她第一次穿上它們。的確，在帶孝時穿它們是不適宜的；但是她沒有別的鞋子，所以她也只好把她的一雙小赤腳伸進裏面去，跟在一個簡陋的松木棺材後面走着。

這時忽然有一輛很大的車子開過來了。在這車子裏面坐着一位年老的太太。她看到了這個小女孩，非常可憐她，於是就對牧師說，^①

「把這小女孩子交給我吧，我願意養她。」

珈倫以爲這是因了她那雙紅鞋的緣故。不過這老太太說它們看起來討厭得很，所以便把它們燒掉了。但是珈倫本人現在則是穿得又乾淨，又整齊；她學着讀書和做針線，別人都說她很可愛。不過她的鏡子說：「你還不但可愛；你簡直是美麗。」

有一次皇后旅行全國；她帶着她的小女兒一道，而這小女兒就是一個公主。老百姓都擁到離宮的周圍來看，珈倫也在他們中間。那位小小的公主穿着美麗的白衣服，站在窗子的旁邊，讓大家來看她。她既沒有拖着後裾，也沒有戴上金製的王冠，但是她穿着一雙華麗的紅色麂皮鞋。比起那個鞋匠的女人爲小珈倫所做的那雙鞋來，它們當然是漂亮多了。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能跟紅鞋比較！

○ 在舊時的歐洲，孤兒沒有家，就由當地的牧師照管。——譯者。



現在珈倫已經夠大，可以受堅信禮了；她將有新衣服穿；她也會穿到新的鞋子。城裏的個生意好的鞋匠把她的小脚量了一下——這是在他自己店裏，在他的一個小房間裏辦的。在那兒有許多玻璃架子，裏面陳列着許多整齊的鞋子和擦得發亮的靴子。這一切呈現出一種美麗的氣象，不過那位老太太的眼睛看不清楚，不感到興趣。在這許多鞋之中有一雙紅鞋；它跟公主所穿的那雙是一模一樣。它們是多麼美麗啊！鞋匠說這雙鞋是爲一位伯爵的孩子做的，但是它們不合適。

「那一定是漆皮做的，」老太太說，「從這雙鞋發亮的樣子就可以看得出來！」

「是的，它們發亮！」珈倫回答說。

它們的尺寸跟她很適合，所以它們就被買來了。不過那個老太太不知道它們是紅色的，因爲她決不會讓珈倫穿着一雙紅鞋去受堅信禮。但是珈倫却去了。

每個人都在望着她的那雙紅鞋。當她在教堂裏走向那個聖詩歌唱班的門的時候，她就覺

① 在丹麥，小孩子到了十四、五歲時要受第二次的洗禮，以加強他對宗教的信心。這次洗禮叫做堅信禮。一般的習慣是：小孩子受了這次堅信禮以後就被認爲脫離了童年而進入成年的階段。——譯者。

得好像那些墓石上的雕像，那些戴着硬領和穿着黑長袍的牧師以及他們的太太的畫像都在盯着她的一雙紅鞋看。當那個牧師正在把他的手擱在她的頭上，唸着禱告的時候，她只是想着她的鞋。風琴奏出莊嚴的音樂來，孩子們用新鮮甜蜜的聲音唱着聖詩，那個年老的聖詩隊長也在唱，但是珈倫只想着她的紅鞋。

那位老太太在下午聽到大家告訴她，說是那雙鞋是紅的。於是她就說，這未免太胡鬧了，太不合適了。她還說，將來如果珈倫再到教堂去時，她只能穿黑色的鞋子進去，即使它們是舊的也沒有關係。

接着的一個星期日是舉行聖餐的星期日。珈倫看了看那雙黑鞋，又看了看那雙紅鞋——她最後決定還是穿上紅鞋。

太陽照耀得非常美麗。珈倫和那位老太太在小徑上向田野走去。路上的灰塵是相當大的。在教堂的門口站着一個殘廢了的老兵。他拄着一根拐杖，長得很長的鬍子。他的鬍子與其說是白的，還不如說是紅的——因為它本來就完全是紅的。他把腰幾乎彎到地下；他問這位老太太他是否可以擦擦她鞋子上的灰塵。珈倫也伸出她的一隻小腳來。

「看啊，這是多麼漂亮的舞鞋啊！」老兵說。「當你在跳舞的時候，它恰恰適合你的腳！」

於是他就用他的手在這鞋底上敲了幾下。這老太太施捨了一點錢給這兵士，然後便帶着珈倫走進教堂裏去了。

教堂裏的每個人都望珈倫的這雙紅鞋，所有的一切畫像也都在望着它們。當珈倫跪在教堂裏的時候，她只想着她的紅鞋。她忘記了唱聖詩；她忘記唸禱告。

現在大家都走出了教堂。那位老太太走進她的車子裏去。珈倫也舉起她的腳踏進車子裏去。這時那個老兵說：

「看啊，多麼美麗的舞鞋啊！」

珈倫禁不起這番讚美：她要跳幾個步子。當她一開始的時候，她的一雙腿就不停地跳起來。這雙鞋就好像掌握住了她整個的身體似的。她繞着教堂的一角跳過去——她沒有辦法控制自己。馬車夫不得不跟在她後面跑，把她抓住，抱進車子裏去。不過她的一雙腳仍在跳，以至她很猛烈地踢到了老太太的身上。最後他們脫下她的鞋子；這樣她的腿子纔算安靜下來。

在家裏這鞋子就被放在一個櫥櫃裏面，但是珈倫禁不住要去看看它們。

現在那位老太太病得很厲害；大家都說她大概是不會好了。她得有人看護和照料纔成，而這種工作不是別人而是應該由珈倫做的。不過城裏這時有一個盛大的舞會，而珈倫也被請了。她瞧了瞧這位不會復元的老太太，又瞧了瞧那雙紅鞋——她想：瞧瞧它們也沒有什麼害處。她穿上了這雙鞋——穿穿它們也沒有什麼害處。不過這麼一來，她就參加舞會了，而且開始跳起舞來。

當她想要轉向右邊的時候，鞋子却使她跳向左邊。當她想要走上樓梯的時候，鞋子却使她走下樓梯，一直走到街上，走出城門。她舞着，而且不得不舞，一直舞到黑森林裏面去。

在那些樹之間有件什麼東西在發着閃光。她想這一定是月亮了，因為她看到一個面孔。不過這是那個有紅鬍子的老兵。他在坐着，點着頭，同時說：

「看啊，多麼美麗的舞鞋啊！」

這時她就害怕起來，想把這雙鞋扔掉，但是它們緊緊地扣着她的腳不放。她撕着她的襪子，但是這雙鞋已經生長到她的腳上去了。她跳起舞來，而且不得不跳到田野和草原上去，在雨裏也跳，在太陽裏也跳，在夜裏也跳，在日間也跳。最可怕的是在夜裏跳。

她跳到一個寬廣的墓地裏去，不過在那兒的死者並不跳舞：他們有更好的事情要作。她想
在一個長滿了苦艾菊的窮人的墳上坐下來，不過她安
靜不了，也沒有辦法休息。當她跳到一個教堂的敞開的
大門口的時候，她看到一位穿白長袍的安琪兒：他的翅
膀從他的肩上一直伸到腳下，他的面孔是莊嚴而沉着的，
他的手中拿着一把寬而發光的劍。

『你要跳舞呀！』他說——『穿着你的紅鞋跳舞，
一直跳到你發白和發冷，一直跳到你的身體乾縮成爲
一架骸骨。你要從這一家的門口跳到另一家的門口。在
一些自高自大的孩子們所住着的，你要敲着門，好
使得他們聽到你，害怕你！你要跳舞，不停地跳舞！』

『請饒了我吧！』珈倫叫起來。

不過她沒有聽到安琪兒所回答的話語，因爲這雙



鞋把她帶走了——把她帶出城門到田野裏去，把她帶到一些沒有生命的東西上去，同時她還得一直不停地跳着。

有一天早晨她跳過一個很熟識的門口。它裏面有唱詩的聲音，同時有一個蓋滿了花的棺材被抬了出來。這時她纔知道那個老太太已經死了。於是她感覺到她自己已經被大家所遺棄了，同時受到了上帝的安琪兒的懲罰。

她跳着舞，被迫地跳着舞——在漆黑的夜裏跳着舞。這雙鞋帶着她走過荆棘和野薔薇；她搔着刺痛的地方一直到血流出來。她跳過生滿了灌木的地帶，一直跳到一個孤伶伶的小屋子裏面去。她知道有一個劊子手住在這兒。她用手指在玻璃窗上敲了一下，同時喊着說：

「請出來吧！請出來吧！我進來不了呀，因為我得跳舞呀！」

這個劊子手說：

「你也許不知道我是誰吧？我用我的斧子砍掉一些壞人的腦袋呀。請看我揮動我的斧子吧！」

「請不要砍掉我的頭吧，」珈倫說，「因為如果你這麼做，那麼我就不能懺悔掉我的罪過

了。但是請你把我這雙穿着紅鞋的脚砍掉吧！」

於是她就說出了她的罪過。劊子手就把她那雙穿着紅鞋的脚砍掉。不過這雙鞋帶着她的
小脚向田野裏跳，一直跳到深黑的森林裏面去了。

他爲她做了一雙木脚和一根拐杖，同時教給她一首死囚們所常唱的聖詩。她吻了一下那
隻握着斧子的手，然後就在生滿了灌木叢的曠野上走過去了。

「我爲這雙紅鞋已經吃了不少的苦頭，」她說。「現在我要到教堂裏去，好讓人們看看
我。」

於是她就很快地走到教堂的門口。但是當她走到那兒的時候，那雙紅鞋就在她面前跳着
舞，弄得她害怕起來。所以她就掉轉身走了。

她很愁苦地過了這一整個星期，流了許多難過的眼淚。當星期日到來的時候，她說：

「現在我受苦和鬥爭已經夠久了！我想我現在跟坐在教堂裏面那些昂着頭的人沒有什
麼兩樣。」

於是她就大胆地走進教堂裏面去。但是剛剛當她走到教堂的門那兒的時候，她就看到那